

將軍和詞人

孫立人與孫克寬

(上)

● 孫樹模 (自由作家, 著有歸鄉驚客夢)

長路關山悲劍閣，
片雲何處寄琴臺。

引杜陵聯追懷克寬老伯

俠骨柔腸不嫌貧困

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不論南京、上海，均有搶購風潮；幣值每況愈下，街頭換「大頭」的「黃牛」比比皆是，人心惶惑不安，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徵兆。

我躑躅在南京新街口，不知何去何從；雖知皖中故里一帶烽煙已熾，仍有「不如歸去」之思，母親卻來信說：「……國共拉鋸戰，『城春草木深』！你切切不能回來。如果你有困難，不妨找找你父親生前的八拜之交，一榜及第的孫克寬先生，他可能還供職於內政部，其人俠骨柔腸，可能對你有所指引。……」

就在這樣情況之下，我懷著一顆猶豫不定的心，找到內政部，和從未謀面的孫伯伯首次見面。其時他擔任內政部參事兼主任秘書

書(部長為張厲生)，對故人之子的乍現，不僅有點驚訝，而且相當關懷。我將滯留南京進退兩難的窘況向他說明之後，他立即問我：「你願不願意到台灣去？」我當然說求之不得。於是他要我當晚到他家用膳，並順便拜望孫伯母——徐靜宜女士。

當日黃昏，我按址尋到他戰後在南京仁孝里烏衣巷重葺的一幢「梧棲小築」。這幢二層樓西式建築，「里標仁孝之名，巷復烏衣之舊。」除供其聊蔽風雨之外，在他的舊作「梧棲重葺序」中曾云：「從此碧梧雙影，圓鷗夢於天涯；紅藥一庭，伴書城而割據。」大陸撤守之前，他在雜誌上發表的宏文議論以及其舊著「中國政治新論」，大概都是在這座「斷樸不華，家室聊託」的庭院中構思的。

那晚飯後，克寬先生曾為我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是給他供職於鳳山陸訓部的五弟孫克剛將軍，託其為我謀職；一封是給上海市警察局某分局長，託其為我購買赴台船票(當時航行於海峽的中興輪一票難求)。其

時距離先父辭世已有十幾個年頭，若非古道熱腸不嫌貧困者，焉能如此？！

走筆至此，不得不交代一下上一代的交情。北伐前後，先父諱公明，號亮儵，(一九〇六—一九三三)與克寬老伯(號今生，一九〇四—一九九三)均在北京就讀，一在朝陽大學攻法律，一在中國大學讀文學，彼此並不相識。民國十八年，兩人先後跨出校門，次年，同應安徽省縣長考試，乃「一榜及第」，皆為主考官安徽省政府主席吳醒亞所賞識。旋先父以二十三歲之英年奉派為安徽首邑蕪湖縣縣長，孫克寬老伯亦以二十五歲之英年出任安徽省靈璧縣縣長；自此之後，「君去作朝官，我亦專城邑。」暇時兩人也曾「買醉踏秦淮，睥睨雨花側。」春風得意，惺惺相惜，遂成莫逆。

蕉風椰雨卧虎藏龍

我在上海等了兩個多月，終於買到一張中興輪的二等船票，其位置是在甲板下方，空氣不太流暢，登輪之日，卻吃到一頓豐盛

的晚餐。黃昏啟錨時，猶頗閒適地徜徉在甲板上，看黃浦灘頭的萬家燈火。心中卻在想：風蕭蕭兮「江」水寒，「少年」一去兮「何時」還？！有幾分離別的惆悵，也有幾分淡淡的哀愁。可是一到海上，由於波濤起伏，使我嘔吐不止，兩天兩夜，真是把黃膽都吐出來了。為著要吸一口新鮮空氣，從甲板下攀到船上最高的一層，倚欄遠眺，望著一望無際的碧海藍天，誠有「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的感受。甫抵基隆港，那種虛脫似的困倦竟霍然而愈。灘頭小販向我兜售香蕉，我不知道生產地的行情，將央行剛發行的金元券一塊錢給他，他把盤中數串香蕉統統放到我的腳前，這在當時上海視作珍品稀果，此時竟成一堆累贅，如何帶上火車？於是我祇揀其中比較成熟的一串，其餘青澀的都原璧歸趙。在鳳山，拜見溫和敦厚的孫克剛少將，此公曾隨孫立人遠征緬甸，著有「緬甸遠征軍蕩寇誌」，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故諒然有儒者風。其時他擔任陸訓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張佛千少將，後任大學教授，以嵌字聯聞名於世），正奉命籌設總司令辦公室（機要室），囑我稍作等候。

第二組司新聞，組長為吳相湘上校（史學家，後任台大教授，著有「晚清宮廷與人物」、「民國政治人物」與「現代史事論述」等書），第三組司文書，組長為黃燮三上校（後任中興大學教授）。組員中我尚能記得其姓名的，有柳作梅上尉（後任東海大學教授），鄭繼孟上尉（後任省立豐原中學校長），陶家維中尉（後考入台大土木系）及孫新俊中尉（後任輔導會稽核）。又孫克剛前此擔任政治部副主任時，旗下也有一批青年才俊；其中我比較熟悉的，有沈克勤少校（後任我駐泰代表），劉屋少校（後任總統府第一局局長），楊邦畿上尉（後以攝影見稱於時）和當時隸屬於政治部的精忠報記者侯家駒（後任東吳大學教授）與劉國瑞（後任經濟日報社長）諸兄。

總司令部官佐的宿舍是在副官處的二樓，凡屬總部的單身同僚統統住在這個「統艙」裏，一律雙層床，從准尉到上校，只要是孤家寡人，都會寢於斯、浴於斯、談於斯、樂於斯。尤其是在椰風蕉雨之夜，大家都不出門，偌大「羅漢堂」中，由眾家兒郎馬靴裏冒出的陣陣汗臭味，有時也會使人夠噁的；於是克勤兄的長筒馬靴、邦畿兄的如花女友，都是我們談論和取笑的話題。

風流倜儻百媚千嬌

談起邦畿兄的女友，真是令人既羨慕、又嘆惜。此妹當時畢業於安徽省立八中，是

名副其實的校花；不僅人長得標致、演戲也是一流；猶記得她剛考進高一時，就在校中演出轟動一時的抗日名劇——「放下你的鞭子」。大陸內戰烽火正熾時，她隻身渡海來台投奔其姑母，而邦畿與其姑父姑母均頗熟稔，「近水樓臺先得月」，於是鳳山、高雄凡屬風光明媚之處都常有他們雙雙儷影；一個風流倜儻、一個百媚千嬌，看在別人眼裏，正好是一對璧人。可是好事多磨，半路上竟殺出一個程咬金，未幾，佳人卻屬沙陀利；而邦畿兄每每回到寢室，總是望著窗外近在咫尺又似遙遠的地方，想著那個多情又似無情的人兒。邦畿迄今未娶，大概都是「曾經滄海難為水」的緣故。最近在國瑞女兒的婚禮上不期而遇這位顛倒眾生的亂世佳人，仍然風姿綽約。歲月在她的臉上似乎沒有留下絲毫痕跡，而她那別具一番滋味的高雅氣質，使人不相信有「美人遲暮」的遺憾。三十八年初春，大陸戰事節節失利，孫克寬在這年春末亦攜眷來台，但是一肩明月，兩袖清風，乃在孫立人將軍堅邀之下，始在陸訓部擔任少將參議一職。他與孫立人雖係叔侄，但彼此年歲卻相若；當年跨出校門，都是「羽扇綸巾，英姿煥發」之輩，所學不同，自發展互異。不像克剛從緬甸到台灣，都是追隨在孫立人左右，而克寬與立人，在大陸時，一個是文臣，一個是武將，並無任何關連。所以孫克寬來台後孫立人對他是優禮有加的，可以說是相當禮遇，此時雖隸屬叻嶼，

但彼此心裏都知道，這祇是在大陸沉淪之後的一時權宜之計而已。以克寬的學養與風格，豈能久居別人籬下？這在孫克寬初來時所作之短歌「鬱鬱行」中可窺一、二：

鬱鬱行

鬱鬱復鬱鬱。四望都逼仄。波濤如山蛟龍怒。欲濟無舟歸無路。此生不合作書生。俛仰隨人百不成。十年窮紙太倉米。萬里來依細柳營。手無縛雞力。身無虎豹膽。南山射虎病未能。北闕上書心不敢。仰視孤鴻飛。飄然八表凌青微。俯羨鶴鶴飽。一枝一巢足自了。吾獨何為在網羅。刑天飛頭手執戈。巫咸不下將如何。

說真格的，孫立人對於孫克寬的風骨嶙峋、才高八斗是非常欽敬的。三十八年當國軍在大陸「轉進」之際，而鳳山軍營中仍士氣如虹，孫立人為鼓舞士氣，乃有創作「新軍軍歌」之議；惟環顧當時幕府中人，此事似非克寬莫屬，於是孫克寬乃啣命一氣呵成，並由黃自配曲。猶記得開頭的兩句是：

「太平洋的浪濤在呼嘯，

祖國的原野在咆哮！

其雄壯豪邁之氣響激雲霄。後來鳳山傳承黃埔精神，正式改為陸軍官校，當局認為既有「革命的黃埔」，就毋須唱什麼「太平洋的浪濤」。從此此歌絕響，是為孫立人後

來飲恨台中的先兆。

孫立人（一八九九—一九九〇），字仲能，安徽省舒城縣人。父煥庭為光緒甲午舉人，曾任山東登州府知府。民國十一年，許世英主皖政時，挽孫煥庭任警務處長。共生三子，曰同人、立人、衡人；立人居次，故私底下克寬與克剛均呼立人為二叔。民國十二年，孫立人自清華大學畢業，旋即赴美入普渡大學習土木工程，結業後，復入美國維吉尼亞軍校主修軍事，副修經濟。十七年返國，任中央黨務學校（政大前身）教官，主講橋樑學，並兼學生大隊大隊長。後受當時財政部部長宋子文之知遇，先後出任稅警總團第四團團長（總團長為黃杰）與緝私總隊隊長。三十一年稅警總團改編為陸軍新三十八師，孫立人由稅警總團團長改任師長，奉命遠征緬甸。仁安羌一役，解英軍第一師七千餘人於倒懸，揚威國際，並由英國特授帝國司令勳章。三十二年，我駐印機械化部隊合併為新一軍，由鄭洞國出任軍長，孫立人副之。時供應國內物資之通道滇緬公路為日軍封鎖，孫立人不畏艱難率部打通險阻蠻荒的野人山，轉戰于邦、孟關等地，並橫掃胡康河谷，將日軍常勝軍第十八兵團全部殲滅殆盡。三十三年，孫立人升任為新一軍軍長，復攻克八莫，佔領南坎，會師臘戍，乃完成遠征緬甸之神聖使命。三十四年，日寇投降，將軍復奉命至廣州受降。

民國三十五年初，共軍在東北已蠢蠢欲

動，新一軍奉命出關，一路勢如破竹，四平街一役之後，孫立人坐鎮長春，並兼長春警備總司令；正擬乘勝追擊，適值馬歇爾出面調停，乃暫息戰火。後調處未果，戰端又起，由於東北諸將領意見不能協調，三十六年十月，孫立人奉調為陸軍副總司令，前來鳳山練兵，並籌設陸軍訓練司令部。後陸訓部改稱台灣防衛司令部，由孫立人出任總司令。

三十九年三月，蔣中正總統復職，升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四十三年任期屆滿，調任總統府參軍長。翌年八月，屏東兵諫之謠乍起，中外震驚，含冤受謗之餘，乃辭參軍長。從此幽居台中向上路，種植花木自娛，前後垂三十五年。

孫立人除驍勇善戰之外，由於受西方軍事教育，十分重視僚屬的儀表。猶記得我剛到鳳山不久，就聽到同僚說，以後衣履要燙得畢挺，頭髮要梳得齊整，馬靴要擦得雪亮，鬍子要刮得淨光，否則，中午在大飯廳吃飯，遇到孫老總，準會向你行「注目禮」。我初猶不信，自認為年事尚輕嘴上並無茸茸之毛，何必買那勞什子刮鬍刀！有一天，臨時有一件緊急公事，孫主任克剛要我親自送與孫老總批閱。這是我第一次到老總辦公室，神情未免有點緊張，喊了聲「報告」之後，聽到「進來」的聲音，就硬著頭皮往裏闖。剛進門，伏在他辦公桌下的那條大狼狗竟一躍而起，所幸沒有後續的動作。我強打精

神將公文遞上去，經他批閱後，仍交還給我，可是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光正瞄準在我的臉上，我開始有點侷促不安，他竟莞爾一笑說：「你雖然年紀輕，鬍子還是要刮的。」我應了一聲「是」，趕緊退出。

那晚我到鳳山街上第一次買了刀片和刮鬍刀，從此，每天早晨，都要「引刀逞一快」。後來越刮越多，越刮越密，中年以後，鬍鬚較多，於是朝也刮，晚也刮，已經到了刮不勝刮的地步。每每攬鏡剃鬚時，總在想：「鬚者，老總之賜也。」那種破題兒第一遭，既新鮮又納悶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在目。

屏東教讀一顯長才

當時大陸渡海來台之士，頗不乏位高權重者；此時期來寶島，粥少僧多，人浮於事，故側身於教育界則頗不乏人。孫克寬在陸訓部擔任少將高參不到一年，就有「海山驚換代，戰伐足哀吟。酒味如人膽。鄉愁壓陸沉。」之慨嘆，於是乃應省立屏東中學校長胡秉正之禮聘，擔任高三文史教員。胡校長為一心理學博士（後任政大政研所教授），為人謙恭下士、溫文有禮，所物色到的校中老師也是一時之選。就以當時所聘的文史教員而論，捨孫克寬外，尚有舒衷正、楊祖植諸人。起先早來屏中的舒衷正與後到的孫克寬在文字的領域裏似乎有點「瑜、亮」情結，後來相處日久，相知益深，乃化「干戈」

為「玉帛」，相濡以沫。三十九年舒衷正北上擔任政大教授，孫克寬在「送舒衷正北上」詩中曾云：

「按劍頻遭照乘珠。撫膺我亦在窮途。幾煩深語同濡沫。豈有高才困傳車。獨夜蛟龍曾作雨。故山猿鶴已欺狙。提攜詩卷看君去。猛覺茫茫萬景殊。」

三十九年中秋，克寬老伯邀我至其寓小酌，餐後在門前小院中納涼，孫伯母與其獨生女孫奇（其時已考入台大歷史系）均在座。孫伯伯提議在月下聯詩句行酒令，倡言為首者要唱一句應景詩，詩中必須嵌一「月」字，後續者之詩句，亦均須有一「月」字，且為首一字必須與其先唱者之尾一字相連（同），吾人曰：「於是孫伯伯先唱一句：『海上生明月。』孫伯母接著說：『月是故鄉明。』孫奇也接著說：『明月幾時有？』最後輪到我，幾經思索，『有』什麼呢？只好隨口胡謔一句：『有人月下愁！』孫伯伯問我此句出自何處？我祇好照實以答：『因為

『有』不出來，只好月下愁了。」眾皆撫掌大笑。我非「劉姥姥」，雖知明在搞笑，卻也有幾分尷尬。

深夜，孫伯母與孫奇皆陸續回房就寢，獨孫伯伯與我對坐月下談天。他問我將來計劃如何，我說：「我也想考台大，但是軍中事務繁冗，總是靜不下心來讀書。」他說：「何不到屏東中學來？公餘苦讀一年。」我說：「有機會當然求之不得。」當時我在柳營中充當一名「同少尉」，卻非正牌「軍」，所以常有學書學劍，兩無一成一憾。

我回營不到一個月，胡校長就邀我到屏東中學人事室擔任幹事。總幹事是柴沁明先生，我和他兩張桌子併在一起相對而坐，而我與胡校長卻相「背」而坐（當時人事室與校長室相連，中間隔一玻璃門，故有此情景）。下班後，回到校中一隅的教職員單身宿舍，四野空曠無人，萬籟俱寂，正是讀書的好所在。四十年暑假，我終於如願以償——考上台大經濟系。（未完待續）

歸鄉驚客夢

孫樹模著 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係名作家孫樹模先生憶說世事滄桑道盡歸鄉感遇情節的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有：古月今城兩面觀、廢園舊事知多少、四載逍遙恨事多、人生長恨水長東、金色年代、大學中的人情味、漫談國文試題、家教何價、門高與不夜、開學期中話選系、落榜、讀書之樂樂何如、羅漢與仙女、綠川細語、看電影、感情的債、雨珠、談總管、午餐問題、鞠躬盡瘁話廷榴、活彌勒、江老、碧海青天菩提心、一簾幽夢在人間、夢斷天涯、美國斐城風光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並附精美彩色圖片二十餘幀，是大專在學同學的優良課外讀物，是年長者之「回想錄」，歡迎購閱。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